

# 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甲志

## 卷第一

孫九鼎 孫九鼎，字國鎮，忻州人。政和癸巳居太學，七夕日，出訪鄉人段潛儀於竹柵巷，沿汴北岸而行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，呼之於稠人中，遽下馬曰：「國鎮久別安樂，細視之，乃姊夫張旼也。」指街北一酒肆，曰：「可見邀於此少從容。」孫曰：「公富人也，豈可令窮措大買酒？」曰：「我錢不中使，遂坐肆中，飲自如。」少頃，孫方悟其死，問之曰：「公死已久矣，何為在此？」我見之，得無不利乎？」曰：「不然。君福甚壯，乃說死時及孫送葬之事，無不知者。且曰：『去年中秋我過家，令姊輩飲酒自若，並不相顧。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。』孫曰：『公今在何地？』曰：『見為皇城司注祿判官。』孫喜即詣前程，曰：『未也。此事每十年一下，尚未見姓名，多在三十歲以後。官職亦不卑下。』孫曰：『公平生酒色甚多，犯婦人者無月無之，焉得至此？』曰：『此吾之跡也。凡事當察其心，苟心不昧，亦何所不可。』語未畢，有從者入報曰：『交直矣。』張乃起偕行，指行人曰：『此我輩也。第世人不識之耳。至麗春門下與孫別，曰：『公自此歸，切不得回顧，顧即死矣。』公今已為陰氣所侵，來日當暴下，宜毋吃他藥，服平胃散足矣。既別，孫始懼甚，到竹柵巷見段君，段訝其面色不佳，沃之以酒，至暮歸學，明日大瀉三十餘行，服平胃散而愈。孫後連蹇無成，在金國十餘年，始狀元及第，為秘書少監，舊與家君同為通類齋生，至北方，屢相見，自說茲事。

### 柳將軍

蔣靜叔明，宜興人，為饒州安仁令。邑多淫祠，悉命毀撤，投諸江，且禁民庶祭享，凡屏三百區，唯柳將軍廟最靈，未欲輒廢，故隱然得存。廟庭有杉一株，柯乾極大，蔽陰甚廣。蔣意將伐之，日晝臥琴堂中，夢異人被甲乘馬，叩階而下，長揖言曰：「吾姓木卯氏，居此方久矣，幸司成賜庇，不敢忘德。後十五年當復來臨，覺而知其為神，但不曉司成為何官，頗加歎訝。因置木不伐，仍繕修其堂宇，逮秩滿，詣廟告別，留詩壁間，曰：『夢事雖非實，將軍默有靈。舊祠從此煥，古檜蔚然青。』甲馬齋中見，琴堂臥正冥，留詩非忘怪，三五扣神局。今刻石尚存，後十五年，乃自中書舍人出鎮壽春江寧，鈐轄江東安仁，實隸封部，入為大司成，至顯謨閣直學士而卒。」

### 寶樓閣咒

袁可久，嘗教其弟昶，以寶樓閣咒。昶不甚深信，然旦起必誦三五十遍，初未知其功效也。紹興三年夏，肄業府學，方大軍之後，城邑荒殘，直齋卒汪成，每番宿室中，必夢魘，達旦方已，無一夕安寢，成殊以為苦，或詢其所見，雲：被人猝發欲加棰，故呼叫拒之。昶令徙於己房，猶不止，同捨生惡其妨睡，共議遣逐。昶試書咒語貼子柱，此夜晏然，由是一齋妖祟絕跡。其咒語即所謂唵摩尼達哩吽撥吒八字，但世俗所傳訛謬，寫皆從口，而亦不得其音，要當取大藏中善本元初譯師言為證，自有大功。昶因悔昔慢，始篤奉之，秘其事，三事皆孫九鼎言，孫亦有書紀此事甚多，皆近年事。

### 三河村人

張維，字正倫，燕山三河人。家君初出使至太原，維以陽曲主簿館伴，嘗言宣和乙巳歲，同邑有村民，頗知書，以耕桑為業，年六十餘，一夕驚魘而覺，戰慄不自持，謂其妻曰：「吾命止此矣。」妻驚詰其故，曰：「適夢行田間，見道上有七胡騎，內一白衣人乘白馬，怒色謂我曰：『汝前身在唐為蔡州卒，吳元濟叛，我以王民治，為汝所殺，我銜恨久矣，今方得見，雖累世猶當以命償我。』乃引弓射中吾心，因顛仆而寤，吾必不免。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。」妻雲：「夜夢何足信，汝妄思所致耳。」老子益恐，未旦而起，其家甚貧，止令小孫攜被，欲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，行草徑三十餘里，方出官道，又二里許，遇數人，與同行，忽有騎馳至，連叱眾令住，行者皆止。老子回視，正見七騎，內一白衣人騎白馬，宛如夢中所睹，因大駭，絕道亟走，騎厲聲呵止之，不聽。白衣大怒曰：「此□交加人，遂鞭馬逐之，至其前，引弓射中心，應弦而斃，七人者，皆女真也。」

### 鐵塔神

蔚州城內浮圖中有鐵塔神，素著靈驗，郡人事之甚謹。契丹將亡，州民或見其神奔走於城外，亟詣寺祝之，神像流汗被體，雖頗驚異，然莫測其故。至夜神見夢於寺主講師，曰：「吾奉天符，令拘刷城中合死人，連日奔馳，始克就緒。來日午時，女真兵至破城，城中當死者一千三百有奇，而本寺僧四十餘和尚亦在籍中。吾久處茲地，平日仰師戒德，輒為以它名易之。詰旦從此而逝，庶萬一可脫。」講師既寤，以語寺眾，皆笑其妄。遂獨挈囊登寺後山顛避之，行約五里，忽憶所遺白金盃，復下至寺，適有修供者，眾競挽留之曰：「和尚聰明如此，顧乃信夢，今檀越在此，正欲和尚升堂演法，無故捨去，則此寺不可為矣。況邊上不聞有警，勉徇眾意，齋罷而行，亦何晚耶。」僧不得已，遂升堂講畢，各就食，方半，有報女真自草地至，即圍城，城素無備，不可守，頃刻而陷，僧蒼皇失措，不暇走，兵已大掠城中，人與寺僧死者，如神告之數，講師亦不免。

### 觀音偈

張孝純有孫，五歲不能行，或告之曰：「頃淮甸間一農夫，病腿足甚久，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輟，遂感觀音示現，因留四句偈曰：『大智發於心，於心無所尋，成就一切義，無古亦無今。』農夫誦偈滿百日，故病頓愈。於是孝純遂教其孫及乳母齋潔持誦，不兩月，孫步武如常兒。後患腿足者誦之皆驗。又汀州白衣定光行化偈亦云：『大智發於心，於心何處尋，成就一切義，無古亦無今。』凡人來問者，輒書與之，皆於後書贈以之中四字，無有不如意，了不可曉。」

### 劉廂使妻

金國興中，府有劉廂使者，漢兒也，與妻年俱四十餘，男女二人，奴婢數輩，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，竭家貲建孤老院，緣事未就，其妻施左目，以鐵杓剜出，去面二三寸許，方舉刀斷其筋，若有物翕然收睛入，其目儼然，如是者三，流血被體，眾人力勸而止，明日舉杓間，目已失所在，不克剜，又明日復如故，精明異常，眾皆駭而憐之，爭施金帛院宇遂成，時金國皇統元年，即紹興十年庚申也。

### 天台取經

紹興丁巳歲，偽齊濟州通判黃塍，死三日復甦，言有數人追之，往一公庭，見服緋綠人坐雲，差汝押僧五百人至五台，吾辭以家貧多幼累，不可行，左右吏前曰：「可差李主簿代之，兼它非晚自有差使。」復遣元追人送歸，故得活。後兩日，本州山口縣報帥司差李主簿赴州點視錢糧，舍縣驛中，一夕落枕暴亡，塍心知其代已死，為盡送終之禮，居一歲，忽沐浴易衣，告妻子曰：「今當別汝，緣官中差我往天台取經，我平生得力者，緣看了華嚴經一遍，語迄，瞑目而逝。」

### 冰龜

戊午夏五月，汴都太康縣，一夕大雷雨，下冰龜瓦數十里，龜大小不等，首足卦文皆具。

### 阿保機射龍

阿保機嘗居西樓，夜宿氈帳中，晨起見黑龍長千餘丈，蜿蜒其上，引弓射之，即騰空夭矯而逝，墜於黃龍府之西，相去已千五百里，才長數尺，其骸今見置金國內庫，蕃相陳王悟室長子源嘗見之，尾鬚支體，皆具雙角，已為人截去，雲與吾家所藏董羽畫出水龍絕相似，謂其背上鬚不作魚鬚也。

### 冷山龍

冷山去燕山幾三千里，去金國所都五百里，皆不毛之地。紹興乙卯歲，有二龍不辨名色，身高丈餘，相去數步而死，冷氣腥燄襲人，不可近，一已無角，如被截去，一額有竅，大如當三錢，類斧鑿痕，陳王悟室欲遣人截其角，或以為不祥，乃止。先君所居，亦曰冷山，又去此四百里。

## 熙州龍

戊午夏，熙州野外灤水，有龍見三日，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，良久即沒，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，兒雖為龍所戲弄，略無懼色，三日金龍如故，見一帝者乘白馬，紅衫玉帶，如少年中官狀，馬前有六蟾蜍，凡三時方沒，郡人競往觀之，相去甚近，而無風濤之害，熙州嘗以圖示劉齊，劉不悅，趙伯璘曾見之。

## 酒 香龜

徽廟有飲酒玉駱，大四寸，計貯酒可容數升，香龜小如拳，類紫石而瑩，每焚香以龜口承之，煙盡入其中，二器固以黃蠟，遇遊幸必懷以往，去蠟蠟，即出酒，龜吐香，禁中舊無之，或傳林靈素所獻也。

## 偽齊咎證

偽齊受冊之初，告天祝版，吏誤書年號為靖康，又純用趙野家廟器，識者以為不祥，卒為金人所廢，又作紙交子，自一貫至百貫，右語雲，過八年不在行用，至其年被廢，其數已兆矣。

## 犬異

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，中京小雨，大雷震，群犬數十，爭赴土河而死，所可救者才一二耳。

## 石氏女

京師民石氏，開茶肆，令幼女行茶，嘗有丐者病癲，垢污藍縷，直詣肆索飲，女敬而與之，不取錢，如是月餘，每旦擇佳茗以待，其父見之，怒不逐去，笞女，女略不介意，供伺益謹，又數日，丐者復來，謂女曰：汝能啜我殘茶否？女頗嫌不潔，少覆於地，即聞異香，亟飲之，便覺神清體健，丐者曰：我呂翁也，汝雖無緣，盡食吾茶，亦可隨汝所願，或富貴或壽皆可，女小家子不識貴，止求長壽，財物不乏，既去，具白父母，驚而尋之，已無見矣，女既笄，嫁一管營指揮使，後為吳燕王孫女乳母，受邑號，所乳女嫁高遵約，封康國太夫人，石氏壽百二十歲。

## 王天常

元豐中，京師有富人王天常，高魯王家婿也，一夕夢二急足追至一處，令閉目露坐，無得竊窺人物，吾檢會文字畢，當復來，既行，天常回顧，見門闕甚偉，榜曰三坤城，庭下桎梏者頗眾，皆僧道尼，亦有獄吏衛守，復坐移時，急足至，令同行，趨入公府，主者朝服坐，眾吏侍立，問何處來，答曰：京師，一吏稟曰：誤矣，所追王天常，非京師人，當速令此人歸，天常見他吏乃故友，死已年餘，齎抱一大冊，降階相揖道舊，曰：公可亟去，此非世人所處之地，問冊中何事，曰：記世間生死者，天常再三欲視己事，吏辭不獲，遂開一葉，但見某年月日以一刀死，急掩卷，令人送出，既寤，為親戚言之，恐罹非命，積憂成勞疾而終，後人思之，一刀蓋勞字也，右二事趙伯璘言。

## 黑風大王

汾陰后土祠，在汾水之南四十里，前臨洪河，連山為廟，蓋漢唐以來故址，宮闈壯麗，紹興間陷虜，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，領兵數萬，將窺梁益，館於祠下，腥羶污穢，盈積如阜，不加掃除，一夕乘醉欲入寢閣，觀後真容，且有媠瀆之意，左右固諫，弗聽，率十餘奴僕徑往，未及舉目，火光勃鬱，雜煙霧而興，冷逼於人，立不能定，統軍懼，急趨出，殿門自閉，有數輩在後，足為關闥翦斷，統軍百拜禱謝，乞以翼旦移屯，至期天宇清廓，果日正中，片雲忽從祠上起，震電注雨，頃刻水深數尺，向之糞污，蕩滌無纖埃，統軍齋潔致祭，捐錢五萬緡以贖過，士卒死者什二三。

## 韓郡王薦士